

MARCEL
REICH-RANICKI

[德] 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 著

我的 一生

余匡复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MEIN
LEBEN

MARCEL
REICH-RANICKI

[德] 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 著

我的

一生



余匡复 译

MEIN
LEBEN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一生/(德)拉尼茨基(Ranicki, M. R.)著;余
匡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12
书名原文: Mein Leben
ISBN 7-5327-3200-2

I. 我... II. ①拉...②余... III. 拉尼茨基, M. R.
—回忆录 IV. K835.1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5131 号

Marcel Reich - Ranicki

MEIN LEBEN

Copyright © 1999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GmbH, Stuttgart
Obtained by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图字: 09-2001-055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我 的 一 生

[德]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 著
余匡复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25 插页 4 字数 351,000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7-5327-3200-2/I·1872

定价: 26.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献给

特奥菲拉·赖希-拉尼茨基和
安德鲁·亚历山大·拉尼茨基

译者前言

《我的一生》1999年在德国出版,到2000年10月已出了16版,此书一直名列德国畅销书排行榜前茅。作者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他是德国最著名的德语文学评论家。他不仅在欧洲文学界广为人知,而且凡有文化修养的普通德国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多年来一直在德国电视台主持《文学四重奏》这个文学新作新书评论栏目。

拉尼茨基是出生在波兰的犹太人,从小在柏林上学,1938年在柏林中学毕业后,即被当时德国执政的希特勒政权驱逐出境,他被逼回到了波兰。希特勒占领华沙后,他住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并随时随地有可能被处死。当几十万华沙犹太人在煤气室被杀害后,他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逃出了犹太人隔离区,并被一对波兰夫妇藏匿了一两年。直到苏军解放波兰,他才得以重见天日。接着他参加了波兰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为报答苏联红军解放之恩参加了波兰共产党(即波兰工人党),并做了战后波兰驻伦敦总领馆的领导工作。五十年代初他因意识形态问题被波兰工人党开除出党,并被禁止发表文章和著作,在波兰几乎生存无着。五十年代末他悄悄离开波兰到了联邦德国,并被联邦德国承认为德国公民。从此他在联邦德国依靠文学评论所得的稿酬为生,并立即成为著名的文学批评家。

拉尼茨基没有进过大学,只有中学学历,完全是靠他的无可比拟的勤奋和对文学天生的热爱而自学成才。

1979年秋天，拉尼茨基曾应歌德学院的邀请来过中国，到过上海。他在上海时，我听了 he 讲述西德文学团体“四七社”如何解体及1968年西德学生运动如何反对“四七社”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说的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我们批评家好像是外科医生，伯尔（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我非常熟悉的朋友，但是他的小说有毛病，作为‘外科医生’我就要对他动手术。”我当时的直觉反应是：这位评论家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的意见当作鉴别的最高标准和唯一标准，因此我当时对他有些反感。报告会后有一个小型座谈会，我在座谈会上问他：“您对布莱希特有什么看法？”他答道：“布莱希特是一个杰出的戏剧家，写了许多好剧本，但是他的理论简直是胡扯（Quatsch）！”我听了他的回答后，对他更加反感了，因为我认为布莱希特的理论根本不是“胡扯”。他对布莱希特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原因也许有两种可能：一，他对布莱希特的理论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二，如果他真的深入地研究了布莱希特的理论，那么他的“胡扯”结论只能说明他极端的武断和轻率。

这位身材魁伟得像个拳击运动员的批评家在“文坛”上声势显赫、咄咄逼人，我当时想：他在“拳坛”上也可以打倒任何一个对手。1993年我应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之邀访德三月，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的礼堂里听他做报告。我去时已迟，没有座位，站着听他答听众的问题。他的有一个回答涉及了他对德国名作家马丁·瓦尔泽的评价。他说：“马丁·瓦尔泽能很好地驾驭中篇，但他驾驭不了长篇。”这个结论我却甚有同感，我认为这一评论可谓一针见血（我还认为：当代的许多德语作家都写不好长篇）。于是，我这样评论拉尼茨基这位评论家：他有时评论得很中肯，有时也评论得很武断；他是傲慢的（他说话的态度、姿势、语气……给很多人这样的印象），但他也是极自信的。

在拿到这本《我的一生》原著时，我看了此书的第一页，就想看它的第二页，看了它的第二页后就想看它的第三页……他的小说家一般的叙述风格和形象性话语，还有他所叙述的与当代德国作家的许多交往，深深地吸引了我。也就是说，他所写的许多内容都是我这个研究德国文

学的人所深感兴趣的。我尤受感动的是他在书中花了近六万字的篇幅所叙述的他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每天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经历。他的叙述既是冷静的,又是有感情的。他只让事实说话,他只记录他的亲身经历。我想,这六万字也许是迄今为止了解犹太人在隔离区如何生活的最详尽的真实材料。这些文字充满了血,充满了泪!作者说,很多人希望他能写一部自传,他说他不敢写,因为他没有勇气再去痛苦地回忆他经历了的这些痛苦。像许多五十岁以上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他的经历本身便是一部动人的小说。我读完,译完他的这部自传后,对他的看法有了改变。我从这部自传中感受到:这个老头从小心地善良,学习、读书极其勤奋。与众不同的是,他的勤奋并不像许多知识分子那样受虚荣的功名和功名的虚荣所驱使,而是发自内心的对文学(和知识)的至诚的热爱。至于他的傲慢则更多的是一种充分自信的外在表现。

拉尼茨基一到西德不久就成为广大民众所熟知的名人,其原因在于:他写的所有文章首先是给广大民众看的,因此群众喜欢看他的文章,这不仅因为他的文风,更因为他文章的内容。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要告诉读者:为什么这部书好,它好在哪里,又不好在哪里。他的评论不仅仅是给教授们看的,给行家们看的,更重要的是,他心中有广大的读者。这一点既是他很快成名的原因,也是他很快成功的原因。他反对某些日耳曼学教授的文风(我也有同感);这些教授实际上是用伪科学的专有名词来掩盖文章内容的空虚。此外,那些所谓论文并不是出于对文学或文学事业的热爱而写,而是一些“学者”沽名钓誉的工具和手段。

这是一部自传,一部回忆录,但它的内容不仅仅是涉及他个人的。凡要了解希特勒执政前的德国及执政时的德国的文化和社会面貌的、要了解二战历史、特别是犹太人受迫害历史的读者;要了解战后东欧国家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想了解战后德国文学生活和战后德国文学史及当代德语作家的人品风貌的读者,那么本书都提供了很形象的资料。本书还很适合于评论家和作家阅读,因为它常常谈到评论家和作家们的关系及作家的心理。

拉尼茨基在他的自传中对许多当今著名的德语作家写下了他的印象和评价，写了他们的优点和缺点，待人接物好的方面和不太好的方面。他还指出：所有的作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或曰：弱点），这就是“自我中心”。这个“自我中心”如果用上海方言来说，就是“碰不得”。但作为一个评论家他又要经常去“碰”他们，要评他们的作品的缺点所在，这就造成了评论家的他和作家们之间经常有的矛盾。拉尼茨基的评论是否正确、公正，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重要的是他作为评论家的诚实。拉尼茨基没有怀着个人的目的乱捧场或乱批评，如果他不从作品出发而是从功利出发，那么他就早已丧失了一个评论家的地位和价值了。不论做人或做评论，我们都要诚实，就如拉尼茨基自己所说：评论别人时，其实也在评论自己！

拉尼茨基在自传中不仅评论别人时抱诚实态度，在回忆自己的生活时也抱诚实态度，他毫不隐瞒地写下了他的各种真实的人生经历。

在这部自传中，拉尼茨基在提到某个经历，述及与某作家的某次谈话……时，常常会引伸出他的许多见解和思考，这使这部自传不仅仅是经历的纪录，而且还有了一定的思想深度。对于他在书中所述的各种看法、观点，我们当然会有同意或不同意的见解。读者在阅读时肯定会对他的看法产生自己的看法。大千世界的众多事物绝无绝对的同一。达尔文说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我们还可以更精确地说，即使在同一棵树上也不会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可见多样性、丰富多彩性是世界甚至宇宙的普遍法则，是大千世界之所以成为大千世界的根本原因。大千世界里最不会相同的、最复杂的也许就是人的思想。人的思想大家一致或要让人的思想大家一致是根本不可能的，是做不到的，也是不符合辩证法的。因此，我们对拉尼茨基在书中的见解不会全部认同，有些看法有分歧是很自然的事，正常的事。本来我们看任何书，听任何意见，都会有自己的想法。盲目性（包括盲从）是一头极可怕的怪兽。盲目性就是不思考，它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历史上已经屡见不鲜。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点乃在于人有思想，人会思想。

如果拉尼茨基认为他的评论和见解都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会说,这一思路,这一思想方法本身便是不正确的!

实事求是地说,拉尼茨基并不是伽达默尔、本雅明、阿多尔诺等等这样的真正理论家,更称不上是思想家,他是德语文学或主要是当代德语文学评论家。成名后,他变得不再“单纯”,也利用媒体对自己有意无意地进行炒作,媒体也对他大捧其场(如称他为“文学教皇”),这种文坛不良现象也在德国存在,我们实在应引以为戒:戒吹,戒捧,对文化建设都是不利的!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我太太陈海珊做了许多辅助工作,德国史学家莱雪特教授(Prof. Dr. Folker Reichert)为我解答了书中的几个问题,生于波兰的德国拉赫女士(Frau Mariola Lach)为我解答了书中的几个波兰词汇,在此向他们致谢。译者尤其感谢责任编辑裴胜利先生,他为本书统一译名,精心编辑校阅,他的工作保证了全书的质量。

这本书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丰富的信息,而且还有引发我们联想和思考的思想。读者阅读这本书时如感到愉快,感到有所收获,这便是我的愉快,这便是我的收获!

余匡复

拉尼茨基是德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从小在德国长大，纳粹统治时期被迫流亡波兰，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度过了几年非人生活的日子，1958年返回德国，担任《法兰克福汇报》文艺副刊主编达15年之久；他在德国文学评论界独领风骚数十年，享誉欧洲文坛，有“文学教皇”之称，现虽已进入耄耋之年，可仍为德国电视二台《文学四重奏》栏目主持文学新作评论节目。

这部自传记录了作者半个多世纪来与布莱希特、西格斯、瓦爾澤、梭茨、伯尔、格拉斯等百多位驰骋德国文坛著名作家的交往，叙述了德国文学、出版、报业等文化以及音乐、电影、戏剧、绘画等艺术领域几十年来的许许多多轶闻趣事；它也是一部赞美爱情的篇章，作者在书中以很大的篇幅描述了他和文学艺术界的几个青年女子以及结发之妻托西阿的情感和爱情，德国著名学者弗兰克·席尔马赫说：“拉尼茨基写出了本世纪最美的爱情故事。”拉尼茨基自己认为：他“走过的道路是由20世纪的政治、社会科学和文学潮流交织的”，所以，此书也是一部涉及诸多方面、史料详实、内容丰富的德国文学、文化史。

本书于1999年年底出版，一面世便引起轰动，至第二年10月就重版了16次，达30万册，连续数月列为非文学类第一畅销书。作者在上世纪80年代初访问过中国，回国后写了许多德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的文章，因此他也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

目 录

译者前言	1
------------	---

第一部 1920 年至 1938 年

一、您究竟是哪国人?	3
二、一半是它吸引了他，一半是他自己倒了过去	14
三、凯斯特纳先生，对心灵有用	21
四、在文字面前鞠躬	30
五、种族课——毫无效果	46
六、一下子爱上了许多	56
七、最好的避难所：剧场	74
八、使我们感到幸福的痛苦	94
九、此门通向邻室	105
十、带了看不见的行李	111

第二部 1938 年至 1944 年

一、诗歌和战争	121
二、追逐是一件快事	132

三、死者和他的女儿·····	140
四、最初叫“瘟疫封锁区”，后来叫“犹太人隔离居住区” ·····	148
五、傻子的话·····	154
六、如果音乐是爱情的养料·····	160
七、伴随着维也纳华尔兹舞曲的死亡判决·····	171
八、一个知识分子、殉道者和英雄·····	180
九、一条崭新的皮鞭·····	186
十、秩序，卫生，纪律·····	193
十一、给波莱克讲的故事·····	203

第三部 1944 年至 1958 年

一、第一枪，最后一枪·····	219
二、从赖希到拉尼茨基·····	232
三、布莱希特、西格斯、胡赫尔及其他人·····	245
四、约瑟夫·K,斯大林语录和海因里希·伯尔·····	257
五、带来各种结果的研究旅行·····	271
六、留着硬髭须的年轻人·····	279

第四部 1958 年至 1973 年

一、被承认为德国人·····	291
二、“四七社”和它的第一夫人·····	298
三、华尔特·延斯或友谊·····	309
四、文学作为生存的意识·····	316
五、卡内蒂、阿多尔诺、贝恩哈德及其他人·····	324

六、火药厂和计算机·····	340
----------------	-----

第五部 1973 年至 1999 年

一、神秘的贵客·····	353
二、给诗歌一条小道·····	358
三、只有在工作时,人才是天才·····	368
四、魔术师一家·····	374
五、马克斯·弗里施或欧洲的化身·····	383
六、耶胡迪·梅纽因和我们的四重奏·····	390
七、约阿希姆·费斯特, 马丁·瓦尔泽和“保护期的结束” ·····	400
八、是一个梦吗? ·····	409
致谢·····	411

第 一 部
1920 年至 1938 年

一、你究竟是哪国人？

这是1958年10月底“四七社”在阿尔高的格罗斯霍尔茨劳泰地方举行会议。来这里相聚的作家中我认识的只有几个。这毫不奇怪，因为我自1938年被德国官方驱逐出境之后，重新回到这个国家才三个月，所以在这个会议上，我感到有些孤单。中午休息时，一位去年春天在华沙我曾与他聊过天的年轻德国作家向我走来，这时我觉得他来得正是时候。当时我不知道，次日“四七社”便授与他“四七社”奖金，从此开始了他获得世界荣誉的成功之路。

这个强壮的年轻人自信而有些倔强。就这样，他和我谈起话来。经过简短的对话后，他突然用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向我逼来。自从我重返德国以来，还没有人向我这样直接地和毫不拘束地问过这个问题。他叫君特·格拉斯，但泽人，他想从我这里知道：“您究竟是哪国人——波兰人，德国人，还是？”“还是”这两个字意味着还有第三种可能性。我连忙答道：“我是半个波兰人，半个德国人，整个儿是犹太人。”格拉斯看起来有些吃惊，但显然感到满意，几乎是感到喜悦了：“我无话可说了。您恐怕只会败坏您这句漂亮的俏皮话。”我也感到我这个很自然的回答是俏皮的，但也仅此而已。因为这句数学化的套话既是给人印象深刻的，又是不真实的：这句话里没有一个字是符合实际的。我从来不是半个波兰人，从来不是半个德国人，并且我毫不怀疑，我也永远不会变成这样的人。我在我的一生也从来不是一个“整个儿的”犹太人，至今也不是。

1994年我被邀参加在慕尼黑剧场举办的活动“谈自己的国家”，并

做一个报告。我虽然应邀前往,但却落到一个奇怪的、自愿的尴尬处境:我必须承认,我不知道该讲些什么。我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故乡,没有祖国。可是我过去和现在也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家乡的人,并不是一个真正没有祖国的人。那末这究竟怎么理解呢?

归属什么国家的公民问题,这对我父母来说毫无烦恼。我可以肯定,他们对此问题从来不曾想过,也没有必要去想。我的父亲叫达维特·赖希,生于波洛茨克。这是一座威克塞尔河边美丽的波兰小城,位于华沙的西北面。19世纪初,波洛茨克还属于普鲁士,它是那个叫新东普鲁士省的中心,曾经有一个年轻的政府职员在那里任过职,这是一个令人注目的多方面的天才法学家,他的名字叫E·T·A·霍夫曼^①。在此之前不久他在一个大得多的也有趣得多的名叫波森的城市当陪审推事。他的上司认为他在那儿画的漫画特别恶毒,因此作为惩罚,把他放逐到了波洛茨克。

关于我父亲方面的上代我几乎一无所知,这原因只在我的身上,因为如果对此只要有一点点兴趣的话,我的父亲便一定会乐意详细地告诉我的。我只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很会做买卖的生意人,因此生活称得上小康:在波洛茨克他有一幢很大的出租公寓。他对他孩子的教育是不惜工本的。我父亲的一个妹妹是牙医,另外一个妹妹在华沙音乐学院学声乐,她想成为歌剧演员,可惜她没有成功,但她在洛茨城一直演唱《蝴蝶夫人》。不久她结婚了,自傲的双亲尊重他们女儿在艺术上的成就,因此在嫁妆上,尤其在床上用品上让人绣上了蝴蝶。

我的父亲也很喜欢音乐,年轻时他拉过小提琴,可是不久他就停止了练习,因为我青少年时只看见他的提琴一直搁在柜子上面。他得成为商人,他的双亲就把他送到瑞士,并进了一所商贸高等学校,可是不久他中断了学业,回到了家里。他并没有学有所成,这原因首先在于他年轻时就已经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后来他也是这样一个人。1906年他和

^① 霍夫曼(1776—1822):德国著名浪漫派作家。